

## “东”的词源意义及造字理据探求

— 基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

王 庆\*

《说文》：“东，动也，从木。官溥说，从日在木中。”一些现代文字学者对《说文》中的解释颇不以为然。通过对甲骨文中“东”字字形的比对，徐中舒认为“东”字“甲骨文象实物囊中括其两端之形，为橐的初文。后世借为‘东西’、‘东方’之东。”<sup>①</sup>许多学者多从徐说。如刘又辛、方有国(2000：119-120)认为，“(东)像囊中盛物两端扎束囊口形，本义当是橐囊。卜辞多假借为方位词‘东方’、‘东土’的东，沿用至今。《说文》引官溥说，以为东字‘从日在木中’，其实古文字并不从日。”王文耀(1998：185)认为，“将物置囊中，收缩两端便成‘束’形。后世转而为东西之东。”然而，也有一些人与徐持不同看法。唐兰(1981)认为徐说“于东字推翻《说文》之从木从日之说，厥功甚伟。…然谓东为古橐字，犹为未达一间也。余谓金文偏旁，束东二字每通用，东即束之异文，《说文》束字从口木，亦误。”谷衍奎(2003)认为，“东为象形字，甲骨文像竹木编的篝笼形。这种篝笼可用以篝火、照明或熏物，也可以作为容器来负物，当是灯笼的篝的初文，就语音看也是灯笼的合音。”唐冶泽(2004：278)认为“东象束囊之形，为轻重之重之初文。”张懋熔、秦建明(1981)认为，“东作为植物性食物，实际上就是农作物，泛指粮食。”何金松(2004：686)认为，“东，本义是种子，是种子的象形初文。…东字表示装在两头束紧的袋子里的农作物种子，独体象形。”以上现代学者不同意《说文》中的解释，只是根据甲骨文中“东”的字形来猜谜，或猜束囊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

1) 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

形，或猜篝箎形，或猜植物性食物，他们都认为作为方位词的“东”为假借字，对于“东”的本义（即词源意义——作者识），或猜为橐，或猜为束，或猜为（灯）箎，或猜为重，或猜为种（子）。

上述猜测，都不足为据。首先，根据字形推测，不确定性太大，见仁见智，难成定说。有些猜测简直是“诡更正文，向壁虚造”。若仅仅通过字形来断定东字“并不从日”过于武断。“东”字所从之形的确与甲骨文中之独体“日”字形状有异，但“日”字在甲骨文字中用作偏旁时，有可能出现讹变或增饰。其次，以东方之“东”为假借字，不足据。“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若按假借体例，则“东”字较“橐”、“箎”、“重”、“种”等字为晚出，这便意味着东方之“东”的概念也晚于“橐”、“箎”、“种”等概念。但从人类认知和原始思维的角度看，地点和方位概念（尤其是东、西方概念），应该比人类认识“橐”、“箎”、“种”概念要早，因为地点和方位对早期人类来说要比后者几个概念重要的多。列维-布留尔（1985：107）曾指出，原始人的地点感（Ortssinn）和方向感（Richtsinn）是何等惊人，“我们叫做地点感的那种东西，只不过是地点的记忆。这是一种后天的能力，它是奠基于极强的死记能力上，奠基于对无数细节的识记上，这种识记使人立刻忆起那个地方，…

更优于这种地点感的是方向感或方向敏感（Richtungsgfühl）。”退一步说，我们很难确定“东”的概念和“橐”等几个概念到底哪一个为晚出，因此，不能轻易说“东”字为假借字。第三，上述猜测混淆造字理据与造词理据，不足据。语言的历史要比文字的历史早得多，造词的理据要比造字的理据悠远得多，造词理据是声音方面的理据，造字理据是视觉方面的理据，两者不能混淆。在中国的传统语言学中常有“字义”的提法，有时指“词义”，有时指“造字理据”，有时指“词源意义”，很不科学（伍铁平，1989）。严格说来，“字义”并不存在。只是在文字系统与语言系统结合时，某字成了代表某词的符号，有时习惯把“词义”说成“字义”。词语产生，有词语产生的理据；造字之初，也存在造字理据。造字理据是指用一定的可视的线条或简单图画表示已存在的概念（词义）的理由，而造词理据是指用一定的声音表达

一定概念的理由,两者是不同的概念。例如,“鹅”之所以读为“é”,是拟动物鹅的叫声,这是词语产生的理据;而“鹅”字的造字理据是“从鸟我声”(《说文》)。再如,“高”字所表示的概念(词义)在甲骨文中用“台榭或城楼”的形状来表示,其造字理据是“用台榭或城楼等事物来表示‘高’的概念”,而“高”何以读为“gāo”——“高”的造词理据,我们似乎不得而知。现在有些人经常混淆造字理据和造词理据,还把造字理据称为词的本义。例如,有人根据字形说“高”的本义是表示“台榭或城楼”,蒋绍愚曾指其非,认为不能拘泥于字形说“高”字所记录的词的本义是“台榭”,然后引申为“高”的意义。特别明显的是高低的“高”这个词,肯定是在人类能造台榭之前就存在了,很难想象是先有台榭这个意义然后引申为“高”的意义(蒋绍愚,1989: 62-63)。在解释方位词“东”时,从后世“橐”、“箎”、“重”、“种”等的读音来联系“东”的读音及意义,是用造词理据解释造字理据,不足据。

许慎释“东”为“动”,是当时流行的声训理论,但许慎似乎对自己的解释不很肯定,因此又引通人官溥说“从日在木中”。对于许慎称引官溥说的动机,我们认为,可能当时人们对“东”字本义已经很模糊,许慎对自己给出声训的解释也不能十分有把握,因此引用通人异说,没有下断语(或者引用本身即是认同),可能要读者自己去判断。段玉裁认为,“木,榑木也。日在木中曰东,在木上曰杲,在木下曰杳。”据《说文》,“榑,榑桑,神木,日所出也。”《淮南子·览冥》高诱注:“榑桑,日所出也。”看来,至少在东汉时,人们的确有一种观念,认为日出于榑桑神木。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卷十一,“舜徽按:东之言形也,谓日在木中,其色彤彤赤也。许君以动训东,二字双声也。人早起则见红日由下而上,升动不已,因指其方曰东。东即动也。犹之黄昏日落,群鸟栖巢,因指日之所在曰西,西即栖也。故东西二字之义(当指二词的词源意义——引者注),皆取日之出入以为名。”杨琳认为,虽然有人认为“东”字在甲骨文中酷似“无底之囊中盛有实物而紧束两端之形”,但仍以《说文》的解释为上(杨琳,1996: 1)。《韩非子·有度》:“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朝夕犹言东西,日朝出自东,夕入于西,故以朝夕为东西也。”(尚振乾,2002)总之,我们认

为，方位词“东”的词源意义应为“太阳最初升起的方向”，官溥说东字“从日在中”是指“东”字的造字理据，“东”的造字理据与词源意义有联系。因此，“东”字属许慎所说六书中的会意字，而非假借字。

其实，我们可以跳出汉语的框框，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比世界上其他一些语言中方位词“东”的词源意义的解释，或许对理解汉语中“东”的词源意义和造字理据有所帮助。按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一切文化的创造和发展都有人类认知心理活动的共同点，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生活条件下创造出的文化现象常常不谋而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研究文化人类学的人所熟悉的。世界各民族的语言对人类社会一些最基本事物或现象的命名(涉及造词和造字理据)有时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sup>2)</sup>。例如，世界各种语言中表示时间的“日”的概念多与太阳有关，表示“月”的时段的概念的词语则多与月亮有关<sup>3)</sup>。同是象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的“山”与苏美尔象形文字的“山”不同，与克里特象形文字和中国象形文字的“山”也不一样(伊斯特林，1989：138-139)，但各种象形文字都以描绘山的形状来表示“山”的概念。再如，英语中grass、green、grow为同源词，颜色词green表示草生长(grow)的颜色；汉语中“青”，《说文》以为“从生、丹”；而林义光以为“从生，草木之生，其色青也。井声。”<sup>4)</sup>

通过对比不同语言中“青”的词源意义，我们认为，“从生”的解释是正确的，因为人类在认知“青”的颜色时可能具有同样的认知心理。又如，时

2) 伍铁平指出，“人类不同民族的语言尽管表面上千差万别，但语言中所表达出的人类不同民族的思维观念和文化内涵确有不少共同性；语词的意义内涵是人类经验的历史积蕴，体现词语语义演变过程的词源结构能更好、更显著地反映古代文化的演变和发展；虽然词源研究在语音上不能引用非亲属语言的材料，但从语义上说，词源研究所涉及到的文化、民俗、心理等方面的内容是可以进行跨语系对比研究的；而且这种跨语系的词源对比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人类历史的进程和文明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从而对历史和文化研究做出贡献。”(吴世雄，2005) 伍铁平将这种不同语言间词源的比较研究称为“比较词源学”。

3) 伍铁平(1998：264)谈到，“希腊语用‘度量之物’，拉丁语用‘发光之物’给月亮命名。”

4) 高树藩编纂，《中文形音义综合大字典》，中华书局，1989：2012。

空概念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较早区分出的概念。其中空间的概念形成要比时间概念早,因此语言中表达时间概念的词语往往借用表达空间概念的一些词语表示,如“五年前”、“三日后”、“上月”、“下星期”,“from 1949 to 2005”,“in 2002”。

对这种现象,认知语言学用隐喻(metaphor)和拟象性(iconicity)来解释,有些文化人类学者则用时空混一的观点来解释<sup>5)</sup>。在人类较早区分出的空间概念中,东西南北四方的概念要比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隅的概念早;四方的概念中,先分出东西,后分出南北,因为“东”、“西”方位的词源意义一般是指太阳的“升起”和“下落”的方位,故在最初造词之时,人们关于东、西的观念总是“取日之出入为名”:即日出之处为东,日落之处为西。这似乎是因为太阳在先民的生活中太重要了,而且也最直观。这一点,只要看世界上其他一些语言中有关方位词“东”、“西”的造词理据就可以得到证实。例如,英语中“east”(东)可以追溯到拉丁文“aurōra”、希腊文“aúōs”、梵文“ushas”(意义均为“黎明”),与太阳升起有关;“west”(西)可以追溯到拉丁文“vesper(a)”(意为“日暮”、“黄昏”、“西方”),更可追溯到梵文“avastāt”(下方),其中“ava”表示“下落”。法语中“orient”(东)来自拉丁文“oriēns”,后者意为“日出”,“occident”(西)源于拉丁文“occido”,后者意为“日落”。德语中Morgenland表示东方,而Morgen意为早晨;Abendland

意为西方国家,Abend表示黄昏。梵文中“prāñc”(东)和“pratyañc”(西)的词根“añc(ac)”表示“运动”或“行走”,梵文“prāñc”和“pratyañc”的词源意义与“太阳的运动”有关。伍铁平先生(1996)指出,“俄语的‘vostok’(东方)从词源角度来看,可以分析为由前缀vos- 和词根 -tok 构成。tok 的

5) 参见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2。另外,杨敏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东’与‘西’的文化内涵”(《光明日报》2003/5/28)一文也认为,“上古先民们在感知‘东’、‘西’这两个方位的时候,同时获得了时间的观念——日出之时和日落之时。它们分别代表了劳作和休息的开始。由此可知,对先民们来说,‘东’、‘西’既是一种空间观念,又是一种时间观念,且二者紧密相连。”

本义是‘移动’、‘流动’，在俄语中表示‘流’、‘急流’、‘潮流’的词中都有这个词根；其前缀则有‘升起’、‘上升’的意思。由此可见，vostok 的词源意义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汉语的东这个词根据许慎的解释与‘动’同源。这与古人以为日出东方，开始移动有关。东字则从‘日在木中’构成。… 希腊语anatole(东方)也是从表示升起的动词派生的。波兰语的wschod，捷克语的 vychod，塞尔维亚语的istok(意义都是‘东方’)的词根chod(移动)和tok(流动)，都说明这些词的命名都与太阳的移动有关。”藏文“东”为“太阳出来的方向”<sup>6)</sup>，“藏文西边儿叫nub。这是日‘入’的‘入’。”(俞敏，1999：305)东巴文中“东”本义为“日出”，“西”本义为“日落”(赵静修，1996：41)。彝族经典《库西特衣》中以日出方为东，以日落方为西，即东方为“日出之方”，西方为“日落之方”<sup>7)</sup>。罗常培(2004：15)指出“在(云南)这些族语里对于方位的观念也弄不大清楚，他们往往拿日头的出没作标准。因此对于东方，昆明近郊的傈僳叫做‘日出地’，福贡的傈僳叫做‘日出洞’。对于西方，昆明近郊的傈僳叫做‘日落地’，福贡的傈僳叫做‘日落洞’。汉字的‘东’字从‘日在木中’会意，‘西’字象‘鸟栖巢上’之形，英语的orient 的本义也是‘日出’，实际上全是从这共同的出发点来的。”

以上我们基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比了世界上一些语言中方位词“东”的概念(都与“太阳初升”有关)，我们似乎可以肯定，“东”的词源意义是指“太阳初升的方位”，《说文》中所引官溥对“东”字的解释“从日在木中”是汉语中“东”字的造字理据。“东”的造字理据与“东”的词源意义紧密相连，因此，“东”字“从日在木中”是有道理的，“必有所受之”，不能轻易否定。那么，为什么人类语言在形成方位词“东”的概念时会以“太阳初升”为造词理据呢？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1987：107)在论述神话时说：“神话系统和它所运用的表现方式有助于在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之间建立同态关系，或更准确些说，它使我们能够在不同平面上的诸有意义的对比关系之间确立等价法则，这些平面是：地理的、气象的、动物学的、植物学的、

6) 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词典》，民族出版社，1993：2836。

7) 郭东风，《彝族建筑文化探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112。

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仪式的、宗教和哲学的等等平面。”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汉语中方位词“东”的造字理据正是人类在所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和大脑的抽象概念之间建立的同态关系的体现，人们在“日在木中”的意象和方位词“东”的概念之间确立了“等价法则”。叶玉森曾认为“古人造春夏秋冬四时之字，疑并取象于某时最著之物”(何九盈，2000：191)。看来，世界多数语言的事实表明，“太阳初升”在人类认知方位词“东”的过程中被认为是“最著之物”。

#### ＜参考文献＞

- 谷衍奎编，汉字源流字典[Z].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 何金松，《汉字文化解读》[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 何九盈，《汉字文化学》[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刘又辛、方有国，《汉字发展史纲要》[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 尚振乾，西字本义释[J]. 古汉语研究，2002(2)。
- 唐兰，释四方之名[J]. 考古(第四期). 上海：上海书店，1981。
- 唐治泽，甲骨文字趣释[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 王文耀，简明金文词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 吴世雄，比较词源学和比较文化词源学研究述略[J]. 中国外语，2005(3)。
- 伍铁平，比较词源初探[J]. 福建外语，1984(1)。
- 伍铁平，(我国)传统语言学某些著作的一个缺点[J]. 古汉语研究，1989(3)。
- 伍铁平，比较词源学和它对语言教学的意义[A]. 汉字部首详解(倪永宏著).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6. 伍文为倪书的代序。

- 伍铁平. 语言与文化评论集[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8.
- 杨琳. 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6.
- 伊斯特林.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俞敏. 俞敏语言学论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张懋镕、秦建明. 释‘东’及与‘东’有关之字[J]. 人文杂志, 1981(6).
- 张舜徽. 说文解字约注[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3.
- 赵静修. 东巴象形文常用字词译注[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

### <Abstract>

According to *Shuo Wen Jie Zi*, the Construction Motiv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东” is the image of “the sun is just rising to the height of the middle of trees”. However, some scholars specializing on Chinese characters do not accept this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method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by comparing the etymological meaning of the word “east” of various languages in the world,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etymological mean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东” is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 sun rises”; and the Construction Motivation of “东” is the image of “the sun is just rising to the height of the middle of trees”.

주제어: “东”、“太阳初升的方位”、词源意义、造字理据